

■ 感动时分

忍不住有泪水流下来

○王珍

近来,总是看到一个感人的送别场面,援鄂抗疫医疗队在陆续班师凯旋。这样的画面,我总是忍不住落泪,泪水中有感动、有珍惜,还有震撼。

武汉火车站特别为送别各地援鄂医疗队,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纪念品——所有乘坐火车离开武汉的援鄂医疗队队员,都会领到一张大小与真实高铁票一致的纪念卡(票)。票面设计始发站为武汉,终点站为美丽家乡。车次为凯旋号。时间为抗疫胜利日。背面为武汉站画面,并写有“援鄂抗疫高铁纪念卡”与“您用无畏书写诗篇”“感恩此程”等字样。以此感谢为湖北拼过命的白衣天使,祝他们一路顺风!这应该可以算是授予医务工作者一枚特别的军功章吧?

当武汉雷神山医院首批外省医疗队集中撤离时,武汉本

地的医护工作者和援鄂医疗队队员相拥而泣,依依惜别。现场医护人员合唱《真心英雄》《听我说谢谢你》等歌曲,那种感恩、祝福和难舍难分,由衷而发。生命谱写的无私奉献之歌,他们还没有开口唱出,我的心已经被打动。

每每看到援鄂白衣战士撤离时,当地百姓都会自发地为他们送行。仿佛倾城而出,在道路两旁有序地列起长队,望不到头。有人不停地鞠躬作揖,有人长跪不起,有人哭着喊着心被牵得很远很远,有人高举欢送和感谢的牌子把自己站成了雕塑,甚至有一位耄耋老人踉跄着试图从轮椅上站起……

不少网友都记得,曾经有一位“全副武装”的医生推着新冠肺炎患者看日落的温馨画面。那是在去做CT的途中,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疗队27岁的刘凯医生,陪着住院近一个月的87岁老先生王欣,

一同欣赏绚烂的日落。这一幕感动了亿万人。后在医疗队完成任务即将踏上归程时,病情减轻即将转院的王老先生专门让家人送来小提琴,在病房里演奏一曲《沉思》为白衣天使送行。

在援鄂医疗队队员中,还有不少心理医生,无微不至地关心病患的心理健康,给予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!身心无恙,才算彻底挽救生命。

援鄂医疗队队员的医者仁心、无私奉献和人文之光始终闪耀在湖北人民的眼前、心里。其实,所有的人都是盼送别的,毕竟,这意味着战“疫”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;毕竟援鄂医护人员也都有自己的家,他们也是别人的子女、别人的夫妻、别人的父母。但所有的人又都是依依不舍,舍不得分离的,毕竟,这不是一般的悲欢离合,这是一次真正的生死与共。

送别时,除了感恩白衣天使逆行而来,祝福他们凯旋平

安,更有莫大的敬意和感谢。这是什么样的诗、什么样的歌、什么样的赞美,都无法担当得起的,语言实在显得太轻太浅太无力。救命之恩,只有用命相报。那就是记住团结一致、众志成城、肝胆相照、生死与共的交情,牢记救命之恩,从此更加珍惜生命,善待自己、善待他人。

虽然没有亲历,只是从视频和网络上的图文中看了一次次送别——武汉同胞以最高礼仪相送,家乡人民用最高礼仪迎归。警车开道、一路护送。各级领导的慰问鼓励、家乡亲人盼归的热切目光……我一次又一次怦然心动,泪水,情不自禁禁然而下,怎么忍都忍不住。

除了感动,心头还有一种拂不去的隐隐的痛。这次疫情,湖北同胞真的受苦了。但在经历了生死之痛时,他们依然不忘礼节,不忘感恩,懂得珍惜,选择坚强。我更敬重那些从不居功自傲的奉献者。有位

援鄂医生很真诚地说:“我们不是英雄,我们只是用自己所学的知识 and 病魔斗争而已。最想感谢的是湖北的患者,他们选择相信我们。”

确实,感恩也是相互的!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,当地的和驰援的医护人员,病患和医者,只有齐心协力、心无旁骛、精诚合作,才有可能去战胜它。患难见真情,但愿难快过去而真情永远在。

其实,自己不轻易流泪,并不是心变硬了,更不是变得没心没肺地麻木了,而是越来越觉得泪水的珍贵。因为人体表面任何地方磕破一点皮毛就会流血,而眼泪只有在心灵受到震撼时才会流出来。这些日子,我才发现自己依然是一个爱哭的人,并不是要哭给谁看,也无须有人来安慰,只是在眼泪中明白:这个世界有许多值得珍惜、必须珍惜的人和事,这样的珍惜不仅仅在心中,更要落在行动中,马上开始!

■ 难忘记忆

上海姑娘说“师傅帮帮我”

○顾金生

大雪初霁,古桥如月,桥边树下站着一位拎着帆布箱的姑娘,看着十七八岁,身高1.6米多点,七彩绳线织成的罩衣紧裹着纤细柳腰,士林蓝卡其裤贴身得体,粗辫搭肩,皓齿浓眉,面若蛋白。太漂亮了!经过她身边时我就再也走不动了,于是瞬间忘了乡邮员必须按点打卡的规矩,不由自主地倒退回去。“你……”我都结巴了,“不认路了吗?”

“师傅,依是知青吧?”姑娘一口上海音。“师傅”是那年代的流行称谓,“我想在这里插队落户,能帮帮我吗?”“这……”我一时语塞,“为啥要来这里插队呀?”

上海姑娘说,她爹是某医院领导,娘是一机构的学术权威,都在五七干校了。大姐、二姐相继去了贵州和新疆,街道动员她去黑龙江兵团,父母不同意小女再走远,街道就建议她到江浙一带投亲靠友。因无人脉,姑娘只好自己瞎闯,当看到杭州萧山一带山清水秀,就断然下了火车,希望能碰个好运气。

姑娘的话一下戳中了我的软肋,“试试看吧,不知能不能帮上……”我边想边带她走进了一户男人在外国当海员的家。我每月都要为这家送汇款单,女主人大婶非常厚道热心,家里只有婆婆、她和三个孩子。我耐心地将与上海姑娘的事和盘托出……大婶显得有些顾虑:“这么娇嫩的女孩,能在这里吃苦?”“能的,能的!”姑娘说得很坚定。为减轻大婶压力,我说:“外面很冷,要不先在你家住几日,我去公社问问,看能不能让姑娘在这里插队。”大婶这才点点头。

我在路上,我心里犯起嘀咕,自己不过是个临时乡邮员,刚认识几位公社干部,就想干“高难度”的事,有点不自量力呀!我还是战胜了自己,决定帮她一下。翌日上午,我去公社送报纸时咨询了一位管知青的副书记,他说:“外省知青可以投亲靠友,只要这里有农户同意,社里可以出证明给对方街道。”真是开心呀,我背着邮包连奔带跳

主。”

大哥的话让我惊呆了,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我望望大嫂,大嫂也一脸茫然。我偷偷地问大嫂:“是不是大哥知道那种药很贵,心疼钱才不用的?”大嫂说:“我没告诉他呀。”大哥坚持不用那种药,一定要把没用完的药给退了。

一个月后,大哥闭上了双眼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我的心里也留下个解不开的结。

大哥去世后,大嫂清理大哥的物品,发现有本书里夹着一张写给我的小纸条。上边写着:“原谅我对你那样吼。我从护士那里知道这药很贵,我想一定是你出钱买的。我知道我的病已经没有治疗价值,就别再糟蹋钱了。谢谢你,弟弟!”

我手捏着那张纸片,嚎啕大哭……

■ 城事心语

想起借钱的往事

○张辉虎

多年前,我曾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关于钱钟书先生的文章,说是先生虽然是大家,但数学稍微逊色一点,用得较多也是在别人向他借钱时。据说有人向先生借钱,他都是拿来送的,即数额少的,想一下,直接掏出递给对方,告知不用还了;数额较大的,他会稍作停顿,算一下对半是多少,然后交钱给对方,一件事就完成了。

之所以说起借钱这事,是因为我也曾有过借钱经历,而我的处理方式,正好与钱先生相反。那年我刚参加工作,月工资约140元。有位在某地从医的朋友来杭,说是回去没车费了,问我能否借20元,回去就寄还给我。我一听,借20元会不会事后就不还了?于是我主动说借100元!朋友很高兴,说回去一定把钱寄来。但事后等啊等,我还给他打过电话催问,最终却是不了了之。这笔钱不能说数额

地赶往海员家。大婶有些歉疚地说:“姑娘昨晚一夜未睡,估计是嫌我们家被子脏。”哇,好娇贵?小妹呀,哥有多难,你就别挑剔啦!在这个村里,海员家还算干净的,要去其他家你会更不适应。

第三天,我快速完成邮递任务后又直奔海员家,还未来得及将好消息告诉姑娘,就看她在整理行装。“邮递员师傅,你来了正好。不好意思,我觉得我还是回上海再另想办法吧。”姑娘说。“为啥……”岂不是“好心当成驴肝肺”吗?姑娘见我眉头紧蹙,就把我叫进里屋,将这两天的情况娓娓道来。

姑娘从小生活在上海市中心,对农村生活一点不了解,原想最多是劳动吃点苦,没想根本不是劳动问题,而是日常生活问题。首先是吃,这里的农家菜从来不用油炒而是在饭桌上蒸,然后放点盐或酱油,米饭是冷饭生米一起下锅,说是这样出饭率高;为省柴,开水从来不烧开的,她一喝就闹肚子。还有,天一黑就要睡觉,没有收音机,没有广播,唯一能听到的就是猫狗叫。全家只有一盏15瓦电灯,因电量不足,萤火虫似的,而且是要关了这间那间才亮。大婶叫姑娘和三个小孩睡同一被窝,被窝上好几个大窟窿,她怎么睡得下去,于是就坐了一宿。这些都不重要,最要命的是大小便。她不愿用主人家马桶,只好到外面找厕所,可厕所只有公社有,要走2公里路。附近只有茅坑,就是一只缸大半埋土里,要“方便”就在上面一蹲……姑娘说完眼圈有点发红说:“但还是十分感谢你!”她将一包“城隍庙五香豆”塞给我。

我无语了好一会,只能默默地点点头。我一下想通了,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最难逾越的不是体力劳动,而是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枯燥的精神生活。姑娘告别了大婶一家,拎着箱子走了,走过铺满雪花的村道,走过长满青苔的古桥,像一朵风中飘零的二月花渐渐消失在银装素裹的天涯尽头。

尽管50年过去,我还会时不时地想起她。

■ 微型小说

套间

○朱耀照

老吴是包工头,在村里小有名气。

儿子大学毕业,在城市里工作。见儿子要结婚,老吴拿出200多万元,在离单位不远处给儿子买了一大套间。

将儿媳风风光光地娶回家后,儿子便很少回家。而老吴的处境越来越差。先是妻子生病,花了一大笔钱。妻子死后,自己好像一下子衰老很多。活儿自然不干了。

一次儿子回家,他试探着问儿子:“你妈死后,在乡下住着有点冷清。现在孙子到上学年龄了。如需要的话,我来帮你接孙子!”

儿子说:“好的,我跟小珍商量一下!”小珍是儿媳,儿子大学同学。接触不多,印象中挺知书达理的。

儿子回去后,一直没有回话。老吴耐不住,带着大包小包土特产,到城市里看儿子。

儿子出差了,孙子早已上学。只有儿媳小珍在。

小珍见了公公,脸上很不自然。最终,说了一句:“现在,孙子由外公外婆带着。他们文化水平较高,懂得儿童心理学……”

老吴环顾着这套间。熟悉的木地板,精装修……曾引以自豪的,花了很大心血的,心里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。可几个房间,似乎全都有主:儿子儿媳的,亲家和亲家母的,孙子的……最终,他终于承认:这里并没有了他的安身之处。

吃完中饭,老吴坐了一会冷板凳。来不及见儿子、孙子,就找了一个借口,挣脱小珍那双白眼的渔网,步履蹒跚,回到了乡下。

几天后,老吴收到儿子汇来的1000元私房钱。他买了一大套房,来到妻子的坟前,烧了起来。他对九泉下的妻子说:人世已没有了温暖的家;请将套房早早收下,来日还要一起住的。

■ 打工一族

车间兄弟工

○杨松华

车间兄弟工,是夫妻搭档工、父子工及母女工的另一种形态。兄弟工,让我看到了他们的韧性和刚性,是其他组合工种不可比拟的现场操作力量。

我想,恐怕行车操作最适合兄弟工。行车为大型起重机械,最忌单人作业,而安排兄弟工操作,配合起来更默契。

那年春节一过,我们车间招来了两名行车熟练手,竟然是一对亲兄弟。有时是哥哥负责主吊,弟弟就在一旁协助绑扎、钩挂、监护;有时是弟弟负责主吊,哥哥就主动在一旁监护着绑扎、钩挂。整个作业过程,看兄弟俩是全神贯注、一丝

不苟。这对兄弟似乎处处有预见,不急不躁,配合默契,无惊险动作。

而兄弟俩在每班工作前的检查和作业结束后的保养,都不需班组长的监督执行,也不存在其他普通组合工之间的互相推诿。他们总是认真自觉检查吊索具、控制器、制动器、电铃等紧急开关的主要附件,将行车限位器等主要保险部位保养到位,顺利安全完成每班次吊装作业。

兄弟工,也适合一起参加班组的最基层管理。那年,我们装配车间居然一下任用了哥哥王唐和弟弟王亮,分别担任两条装配线的班长。这两条装配线,有着上下工序的衔接。记得以前那两位异性班长,总

在为上下工序的对接而吵吵闹闹。自从哥哥王唐和弟弟王亮分别担任两条线的班长,我们欣喜地看到,这上下工序的作业线,竟衔接得有条不紊,效能一下提升出来了。

有时,车间下达了紧急生产任务,哥哥王唐会适时派出本部人员支援上线;待上线任务完成,弟弟王亮会在第一时间分派人员支援下线,最终保养到位,顺利安全完成每班次吊装作业。

两个班组的会议,居然还组织一起召开。兄弟觉得这样开会,会有效加强两个班组人员的认识,工作中的问题能够融洽解决。兄弟俩互相分享物料放置区域,使物料的取用、停顿、退料、补货非常及时且明朗。

沉甸甸的真相

○默丁

又到清明!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今年,我决定在网络上悼念逝去的大哥,一解我对大哥的思念之情。

8年了,大哥就没走出我的生活。

那年5月,大哥感到身体不适。去医院检查,大夫怀疑是肺癌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的心都碎了。大嫂也慌了神,让我帮着拿个主意。主治大夫很严肃地对我说:“病人的病情很严重,再进一步做检查确定吧。”

一周后,大哥的检查结果出来了,确诊为肺癌晚期。手拿着检验报告单,我的手抖得不行,不相信这个结果是真的。而大嫂当时就瘫了,眼泪哗哗地流。我多么希望大哥能多活一段时间,哪怕再延迟一个月也行。我请求大夫制订治疗方案,我

不想放弃对大哥的治疗。

大夫说:“有种进口药物对缓解病情有效,但价格比较昂贵,一个疗程下来要1万多元。”大哥家的经济情况一直不太好,这次住院,也花了不少钱。我对大嫂说:“这笔钱我来出,哪怕让大哥多活一个月也行。”

回到病房,大哥问我检查结果怎么样。我故作轻松地说:“大夫说是比较重的肺炎,打打针、吃吃药就会好的。”大哥悄悄对我说:“别安慰我了。你看这病房里的病友都是什么病?”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,对大哥说:“大夫说,这病能治,明天就开始打点滴。”

第二天下午我再去医院,大哥突然对我吼了起来:“用药的事儿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?我打这种药头晕得不行,不打了。以后我治病的事儿,你不要擅自做

哥哥说,我们是兄弟工,我们相互利益关切;弟弟说,正因为我们是亲兄弟,我们要一起将工作做好,这样才能被别人尊重。

有一阵,车床冲件车间传来一对兄弟工和“玉皇大帝”相撞。这个“玉皇大帝”当然是指车间主任。原来,这位车间主任仗着自己工作年限久,看人安排事带有色眼镜:溜须拍马、暗中请他吃喝的工人,常常给予好的机台及分派计件工价高的产品。同样是上班,一个月下来,不同的人到手的计件工资差距悬殊。于是,车床冲件车间人员频繁变动。一些人带着愤懑离开,感到在这儿工作失望。然而,却没有一个工人敢向公司更高层领导反映事



白塔风光 邹伟锋 摄